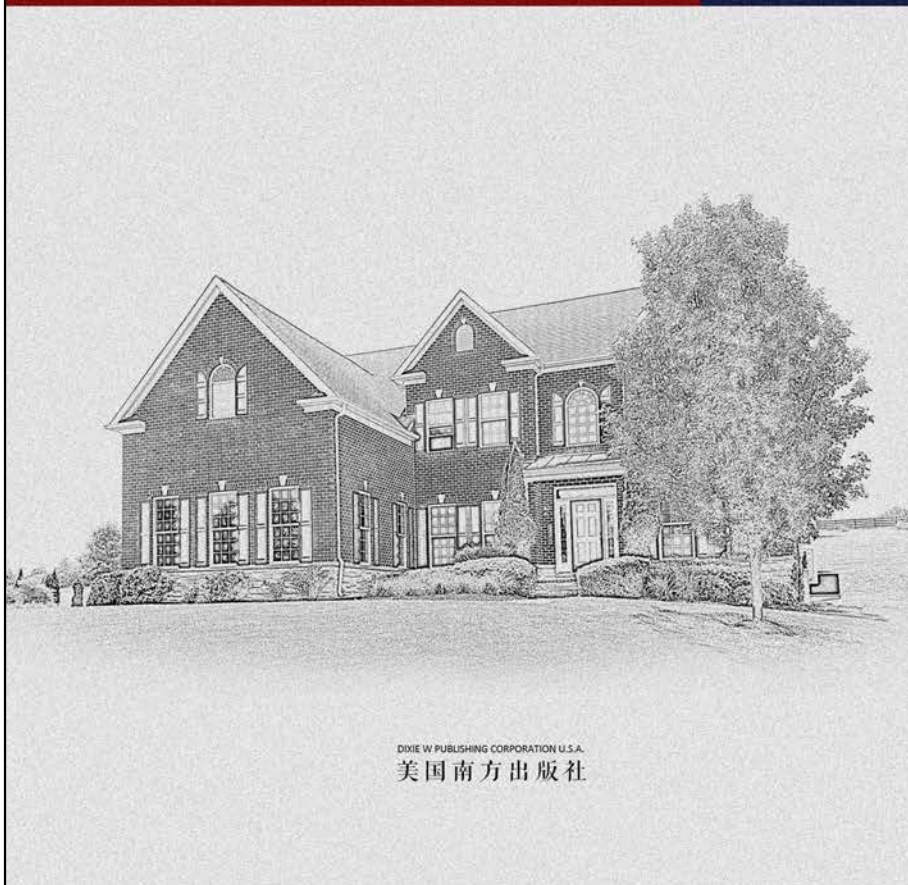


在美国 的日子

水影
著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U.S.A.
美国南方出版社

在美国的日子

水影 著

责任编辑：向 琰
文字校对：南山松
版面设计：侯国强

Life in America © 2023 by Shui Ying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年6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3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923939954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923939954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51-0

作者简介



水影，北美作家协会终身会员，浙江大学计算机学士和信号处理硕士，美国物理和计算机硕士。曾在《东海》和《东方青年》发表小说。旅居美国多年，小说屡次在《世界日报》连载，另有作品发表于《香港文学》《彼岸》和《侨报》等，也有被收集在《海外优秀短篇小说精选》和《北美中文作家作品选》等。出版过长篇小说《迷惘的风》《漂泊的心》和《花落谁家》，以及中短篇小说集《秋天的故事》和《冷夏》。作品曾获《第十四届新语丝网络文学奖》一等奖。

序言

人生这条河，缓缓流过我们的生命。从此岸来到彼岸，我们的人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回过头看，很难说哪一种人生更值得、更精彩，只是我们有了一个彼岸的人生，便失去一个此岸的人生。反之亦然。但可以肯定的是，彼岸的人生和此岸的人生是截然不同的人生。回顾当年，出国浪潮席卷大江南北，波涛汹涌，蔚为壮观。作为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不可避免地被这股洪流裹挟，满怀对于大洋彼岸的向往、憧憬和梦想，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留学大军。

记得那是我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当飞机临近旧金山时，我拉开了飞机上的小圆窗，飞机下面是蓝缎般的大海，隐约可见不远处陆地的轮廓。当时我的心里涌上一阵激动，这是旧金山，这是美国，我来到了另一个国家，来到了美国，来到了这个许多人向往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如今，在这个大洋彼岸的国度里，我已经度过了三十多个春秋。读书求职、生儿育女、安居乐业，人生之路就这么一步步地走了过来，或者踉踉跄跄，或者春风得意，或者平平淡淡。这三十多年里有欢乐、有泪水、有挫折、有成就、有挣扎、有幸福，酸甜苦辣的人生滋味，一一品尝，对于自己来说，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三十多年。

这本书真实记录了自己在美国三十多年的生活。其中留学篇记载了初到美国艰辛的留学生涯，职场篇描写了在美国职场打拼的亲历所闻，生活篇记述了家庭儿女温馨的点点滴滴，景物篇和美食篇是有关花草、风景、美食的小散文。这是普通人的生活，但也折射了我们这一代留学生的一些共性，更不乏个人独特的经历和感受。

目 录

留学篇 001

初到美国，家具都是捡来的 / 002
短暂而愉快的餐馆打工 / 006
没有保险生小孩的艰辛 / 010
在美国上学，拿了两个硕士 / 016
经历历史上最强飓风 / 021

职场篇 024

欢乐的大工厂，有人情味的老板 / 025
从南方到东部，朋友般的老板 / 035
大公司里被提拔、被排挤 / 043
做合同工，温暖的老板 / 050
初创公司的盛极而衰 / 054
小公司栖身五年，又经历裁员 / 061
换工记，在 911 呼叫中心工作 / 068
再进大公司，英年早逝的老板 / 074

为 FBI 工作，兜兜转转等裁员 / 080
享受在家工作，再做合同工 / 087
领失业救济金的日子 / 093
惹人厌的奇葩老板被赶走了 / 100

生活篇 108

儿子和他的保姆们 / 109
稚语童趣 / 114
家有小儿 / 122
我家的房子和孩子 / 126
关于房子的那些事 / 130
我度过的母亲节 / 136
女儿的文儿子的画 / 143
先生二三事 / 146
秋天，空巢第一个月 / 149
圣诞节的经历 / 151
开车糗事 / 154
买菜 / 159
日记里的温馨点滴 / 162
日记里的岁月流逝 / 191
日记里的疫情生活 / 224

景物篇

237

- 金橘树 / 238
- 种树记 / 241
- 秋天的颜色，秋天的蓝 / 244
- 橘红的秋天 / 246
- 荷叶田田，荷香入饭 / 249
- 蝴蝶兰 / 251
- 初冬的柳树 / 254
- 冬日玫瑰 / 256
- 赏灯 / 259
- 樱花和桃花 / 262

美食篇

265

- 烧饼油条 / 266
- 厨房和厨艺 / 269
- 薄如蝉翼的美味 / 272
- 炸酱面 / 275
- 竹笋的味道 / 277

留学篇

初到美国，家具都是捡来的

有人用“洋插队”一词概括了留学的艰辛。我上中学时，国家已经取消了上山下乡的政策。虽然大家对于“土插队”避之不及，对“洋插队”却趋之若鹜，我也是披荆斩棘、排除万难才争取到出国机会。

那时出国之路层层设卡，需要一个个红章才能通关。对我来说，每一个红章都来之不易。我是大学教师，出国申请需要经过教研组、系、学校的批准。我第一次赴美申请在经历了种种磨难之后，最后一个红章无论如何都无法拿下，以失败告终。

最容易的出国之路是陪读。当时还是男朋友的先生在一个寒假回国结婚，他来去匆匆，婚礼因此从简，婚房也只是置办了新床和新的床上用品。我们去照相馆拍了几张照片。

有了结婚证，又在国内工作了两年，算是报效了单位，我终于拿到了护照和签证。

一九八九年五月底，我来到美国。



(出国前，在杭州结婚)

我从旧金山入关，入关很顺利。箱子里有锅碗瓢盆，有张小泉菜刀，有好吃的食物。庆幸的是海关人员并没有开箱，只是将我的手提包拉链打开，浅瞄了一眼，就笑着说：“Welcome to America！（欢迎来到美国）”

从旧金山转机，我前往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那天我穿了一条粉色的长袖连衣裙，天气不冷也不热。很晴朗的日子，阳光从机舱的窗口照进来，亮堂堂的感觉，心里一片欢喜雀跃。

坐在边上的一个老美跟我聊天，我那时的英语只能说简单的对话。他问我去迈阿密做什么？我说去 visit my family（访问我的家庭）。他问我经常去吗？我说是第一次去。他有点纳闷地看着我，我试图告诉他：“我丈夫在那儿，我刚刚从中国过来。”他终于明白了，热情洋溢地说了祝贺和祝福的话。

飞机降落后，见到了来接我的先生，开着一辆二手车，浅蓝色的雅阁手动二门车。



(初到美国，我们家的二手车)

走出机场大门，一股热浪扑面而来。这个城市只有两季，hot and hotter。已是夜晚，依然可见热带风情，满目棕榈婆娑。

先生带我来到一个二层的小红楼，这是我们居住的公寓。走进大门，楼梯上红色地毯，豪华柔软，瞬间有种这就是美国的幸福感。推开公寓的门，却略有失望。虽然家具一应俱全，却都是捡来的，一张橘黄色花纹的长沙发，边上是灰蓝色的短沙发，参差不齐的颜色使得房间显得有点凌乱。



（初到美国，坐在捡来的沙发上）

我们跟一个留学生合租一套两卧一卫的公寓。我们住了大的一间，两张捡来的单人床合在一起成了大床，床边黑色的床头柜，床尾一张棕色的写字台。没有衣柜，先生给我看宽敞的壁橱，说衣服可以挂起来。

床非常软，尤其对在国内睡惯了硬棕绷床的人来说。不过那时年纪轻，很快就适应了，还以为席梦思就是这么软的，后来才知道美国人也喜欢床硬枕软。

我们对面住了一户美国人，三口之家，望进去可见整齐漂亮的家具。我以为他们是富人。先生说：“这里的富人不会住公寓。”后来我就懂了，我们买房时，都要远远避开公寓区。

那时美国的生活水平领先中国三十年。街道干净整洁，超市琳琅满目，这使得初到美国的我叹为观止。家家户户都有空调，随时随地可放热水，出门通行皆是轿车，这一切使得美国生活看上去光鲜惬意，但其实初到美国的日子十分清贫，远不如国内的日子来得滋润。

短暂而愉快的餐馆打工

到美国的第一个月，先生带我四处走走看看，逛商店，看风景。迈阿密地处海滨，景色秀丽。



（初到美国，游览迈阿密海滩）

先生在迈阿密大学做助研 RA (Research Assistant)，虽然是暑假，也要每天上班。过了一个多月，新鲜感过去了，我一个人闲得无聊，就想要出去打工。

那天我拿了一本黄页电话簿，对着上面的中国餐馆挨个打电话。那个城市中餐馆不多，听到一个餐馆要招人，傍晚便兴冲冲拉着先生去应征。

餐馆老板是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看上去很斯文，他说他需要一个二锅，问我会做吗？

我完全不懂得二锅是做什么的。老板解释说，就是炸油锅。

我想了想，就满口应承。当时就是想出去做事，至少想试试，而且自以为炸点东西应该不难。

老板和我们闲聊了一会，他是台湾人，姓朱。看我们是留学生，便说他也是台湾一所挺不错的大学毕业的，言下倒是对读书人有几份尊重。当下大家谈妥了，第二天我就去上班。

回到家里，先生跟我讨论说：“这种炸油锅的事你可能做不了。”正说着，电话铃响了起来，朱老板打来的。他说：“看你这么秀气的样子，怎么会炸油锅，还是做带位吧。”

我又问带位是干什么的，会不会要说很多英语？我当时很怩英语，虽然托福和 GRE 成绩不错，到了美国经常面红耳赤地发觉别人说话我听不懂，我说话别人不明白。

朱老板说：“你只要会说三句英语就可以了。见到客人说 How many，然后说 This way please，最后说 Have a seat please。”

我一听大喜过望，简直为我量身定做的工作。

先生曾经在中餐馆做过，便跟我说中餐馆服务员上穿白下穿黑。第二天我真丝白衬衫、黑色及膝短裙上班去了。

朱老板很客气，在门口专门给我放了一张椅子。每次见到有人进来，我就起立问道：“How many (几位)？”然后领路道：“This

way please (请这边走)。”把他们领到座位时说:“Have a seat please (请坐)。”

便是这么简单的工作,而且我只做了一个星期,却也发生了两件小事,让我认识到再简单的事,也有不简单地方。

餐馆不大,只有两个女服务员,都是来自东南亚的女子,各自有管辖的餐桌。我按照老板的吩咐,一拨领给这个服务员,下一拨就带给另一个。不久,我发觉一个服务员对我特别友善,看见我笑容灿烂,另一个却对我冷眼相待,而我完全不知所以。

那个友善的服务员跟我道出原委。原来我只是轮流分给她们客人,并没有去注意人数,恰好就把几拨人数多的客人分给了她,另一位服务员因此心中不满。服务员收入主要靠小费,小费跟人数密切相关。

我恍然大悟,原来带位还有这个讲究,从此开始留意每拨客人的人数。

还有一件小事。因为我的工作十分清闲,便端了一杯茶在店堂里。那个友善的服务员过来提醒我说,打工的人不能在店堂喝茶,如果口渴只能去厨房喝。我这才知道餐馆打工规矩挺多,可能服务性行业会如此,我做过的其它工作倒是任何时候都可喝茶。

朱老板自己做收银,收银柜就在门口,闲的时候,他便和我聊天。他问我做带位觉得如何?我说挺好的。他又问在餐馆还想做什么?我说觉着收银还蛮有意思的。当时我看餐馆里就收银的工作有点像白领。朱老板想了想就说,现在收银的只是他和老板娘在做,等我熟悉情况后慢慢教我。我听了心中甚为喜悦,又谢过朱老板。

回到家里,兴高采烈地给父母写信。我做工是四美元一小时,

每天做八九个小时,打三天的工就超过我在国内做大学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了。我当时年轻,喜欢尝试不同的事。一直是从学校到学校,现在打点工,也不辛苦,倒是觉着好玩有趣得很。

快快乐乐地打了一星期的工,到了第八天,我突然觉得身体不适,疲乏头晕,全身乏力。先生便说他帮我去打工。

在家歇了几天也不见好,身子依旧发沉,先生就说:“我给你买了医疗保险了,我们去看病。”

没有保险生小孩的艰辛

留学生给家属买保险，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很少。对于清贫的留学生来说，这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先生喜欢花钱买平安。

只是作为来自公费医疗国度的留学生，那时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医疗保险可能并不保险！美国医疗保险花样百出，细则繁琐，那其中的弯弯绕绕最终绕到保险几乎就是无用，花钱买了无用。

我们的医疗保险规定要先去校医院。初次去校医院，候诊室里宽大舒适的沙发，环境整洁明亮，一尘不染，远比国内的医院干净。医生是个五十岁左右的英国女人，气质优雅但高傲固执。她听了我的情况，开了几张化验单，就把我打发了。

这是我第一次看美国医生，发觉美国医生非常注重各种化验，跟国内的医生全然不同。国内医生一般看诊问诊，还总会给点药。很难说哪种医生的方式更好，但当时的我完全不习惯美国医生的方式。

而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和医生打交道，这只是开始。

此时我有了一个入学的机会。先生所在的系愿意为我提供助教TA（Teaching Assistantship）奖学金，并且免去全部学费。

我的化验结果也很快出来了，结果出人意料，我依然记得医生

用美国人极其夸张的热情说：“恭喜，你怀孕了！”

原来身体所有的不适都是怀孕引起的。医生说怀孕了必须看专科，不能再去学校医院看病了，她让我们去找学校管保险的人，就又把我们的打发了。

学校管保险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先生总说那老太太人非常好。我见到她，果然说话柔声细语，笑容温暖可亲，她的祝贺是那么的热情洋溢，简直把我的心都要融化了。可是她却跟我们说了个最冰冷的事实：“你的保险并不包括怀孕！”

我们一听都懵了。学校提供的学生配偶医疗保险居然不包括怀孕，这实在是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外！这是我运气糟糕透顶的一段经历的开始，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没有最糟，只有更糟！

老太太接着又说：“开学后学校会换一种保险，以后就会包括怀孕了。”

我仿佛在黑暗中看到一线曙光，连忙问道：“现在我们赶紧买，可以吗？”

老太太依旧在慈祥的笑容中说出残忍的事实：“不行，因为你怀孕在先。”

其实我一个月后入学就有了包括怀孕的医疗保险，但是那时美国的医疗保险有 pre-existing condition（已有病症）这个说法。这个限制后来也被取消了，反正偏偏我就是这么背运！

“这么说，就是没有任何办法了？”我又问。

“没有了。”老太太依旧在微笑，可是那个笑容在我眼里却是如此虚妄，形如摆设。

“那么，流产呢？保险会包括流产吗？”我几乎是不抱希望地最

后问了一句。

“也不包括。”老太太肯定地说道，随即变了脸色：“难道你想要 kill the baby？”

美国人对于流产反应巨大，我也是立刻见识到了。

我们心神不定地回了家。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小孩要不要？

我打电话给妈妈，妈妈说：“你千万不要去流产，会伤身体的，而且第一个小孩就流了，以后也许会习惯性流产。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我来帮你们带。”

医疗保险也不包括流产，父母、公婆都不赞成流产，先生虽然由我决定，但也倾向于要这个小孩。我在犹豫不定的时候，就什么也不做。而我什么也不做的时候，一个生命已经在我的体内成长。

当时我赴美只有一个多月，婚姻生活也只有一个多月，对于新的生活还在适应阶段，对于美国生活更是一无所知。没有保险，没有钱，没有经验，许多困难都是我始料未及的，我踏上了此生最艰难、最辛苦的一段历程。

没有保险，没有钱，但是美国有专门为低收入怀孕妇女办的诊所。去诊所的都是穷人，常常要等上许久。候诊室里几排简易硬椅子，前方一口式样单调的白色大钟。

马上是秋季开学，我当时怀孕反应很难受，常常课上了一半要出去歇息，脸色也变得蜡黄。因为没有告诉别人怀孕了，有些中国人就奇怪地开玩笑说，这美国的水可是真不养人，来的时候如花似玉，怎么一下就憔悴成这样。

每天除了上学，我就是回家躺着，助教的工作大多是先生帮着

做了。好在我读书一向拔尖，期中考试之后，教授们开始对我另眼相看。我的肚子也渐渐隆了起来，教授们理解了我为何常在上课中途出去。

我的母亲在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出国申请过程后，最终被拒签了。当我接到母亲的电话，心里是从未有过的无助的感觉。人有时候以为自己已经到了差得不能再差的处境，谁知雪上加霜的事还在后面等着你。买了保险不包括怀孕，再买又说是怀孕在先，想着至少妈妈来了可以帮忙，居然会被领事一口拒签。在这件事上我的运气差到不能更差！

还能怎么办？只有咬紧牙关把孩子生下来。一个春风沉醉的夜晚，我饶有兴致地看完电视节目，正准备睡觉的时候，突然阵痛就开始了。我和先生跑到当地一家公立医院。



(初为人母，抱着刚出生的女儿)

阵痛是难以想象的、有生以来最剧烈的疼痛，如涨潮的海水，一浪一浪无休无止，疼得我是拼命拥抱先生，那劲儿大得把他的脖子都掐痛了。一位实习医生为我接生，也没问我是否要上麻药。好在我生孩子也很快，密集阵痛两个多小时后，凌晨时分，顺利产下一个小女儿。

医生给我看了一眼皱巴巴的婴儿，就把我推到一个大观察室。看着陪我折腾了一个晚上的先生，我让他先回家去睡个觉，顺便取些东西。

昏暗的灯光下，我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床上，饥饿、疲惫和疼痛的感觉交替而来。想起国内生小孩前呼后拥的情形，不由得悲从中来。邻床的产妇也许产后忧郁，独自放声哭泣起来，正好我也在那儿犯凄凉，一时泪水断了线似往下掉，把妈妈月子里不能哭的指示都忘到脑后，哭得眼睛肿得桃子似的，好几天都消不下去。

清晨的时候，我被推到一个双人病房，中间有帘子隔开。早餐也送了上来，当时我又饿又渴，把所有的饭菜包括冰冻橘子汁一扫而光，妈妈月子里不能吃冰冻的指示也没法遵守了。

早餐完毕，我被通知要去上课。我走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几个和我一样的新产妇，护士教我们如何喂奶。

我在医院住了一夜就出院了，但是孩子还得留在医院里。规定产妇留在医院 24 小时，婴儿要在医院观察 48 小时。这个医院有太多不合理的规定，也许只是对穷人。我后来生第二个孩子时一切都是温暖妥帖，最后是抱着婴儿坐在轮椅上，被护士推着出了医院大门。

48 小时后，先生去医院接女儿，医院的人说一定要妈妈来接，我不得不又一次去医院，将女儿接回家来。穷人就这么被折腾。

女儿回家的第一个晚上，我几乎彻夜未眠。怎么抱孩子、怎么喂母乳都是学问。留学生中也有生过孩子的，一位留学生的太太到我家来进行指导。

我妈妈千嘱咐万叮咛要好好坐月子，可是人到了美国根本没法娇贵，妈妈所有坐月子的注意事项，基本无法实现。而本来在国内很少和孩子打交道的我，手忙脚乱没有一点经验，一切从头学习。先生虽然尽量在帮忙，可是白天他要去学校上班。于我来说，虽然艰辛，倒也是理解了母爱最伟大这句话。抱着那柔柔软软的小生命，母性油然而生，真正懂得了什么是无私的幸福。



(女儿一岁时在公园)

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女婴如今已是独当一面的美国医生。

在美国上学，拿了两个硕士

我到美国的时候，是陪读签证。其实我托福和 GRE 成绩不错，也收到了一些美国大学研究生计划的录取通知。但我的专业是计算机系，计算机系是热门专业，极难得到资助。八九十年代的时候，能够承担美国昂贵学费的家庭凤毛麟角，留学生们多是拿到资助才能出国，以数理化专业居多，这些专业相对容易获得资助。

我刚到美国的时候，也想继续申请资助。先生看见我申请其他州的学校，就不高兴了，他说：“我们都分开这么久了，刚刚团聚你又要去外地？”

先生正在物理系攻读博士学位，他帮助我在物理系拿到一份 TA（助教）的资助。我去学校见了物理系的两个老师，一位是先生的博士生导师，他是这件事的主要推力，另一位是系里分管研究生招生的副系主任。他们跟我闲聊了几句，尽管我的英语磕磕巴巴，他们还是如期给了我资助。一九八九年的初秋，我在美国入学了。

其实我对物理一窍不通，当时的英语也是只有阅读过关，听说都不行。助教的工作主要是改作业，先生经常代劳，倒也应付得来。可是上课就很困难，听天书一般，完全不懂教授在讲什么。好在教授板书清楚，我仗着阅读不错，便只管埋头抄黑板。记得有一个教